

筆記小說左觀

集

識

惠康野叟撰

餘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識餘卷二

惠康野史輯

詩考

李太白遠別離云。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絲絲皆相似。君失臣。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等語。人多不甚領會。實本劉知幾史通引用。璣語事皆紀年周書中所不道者。余辨見此前後及他書中備詳。世或以伊尹事謫為紀年。又或因竹書字謫為周書。愈失實矣。

天子自西王母之山。還歸下。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與通。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岫頌。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此亦周詩。詞義頗古。而雜有書體。不若白雲在天二章。玄遠簡奧。意中間必有脫誤。按景純山海經注引白雲二章俱合。而此章獨云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予吹笙鼓簧。此或景純以其脫誤。稍為穩括。故不甚類也。

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岸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

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庾溪詩話。謂臨安卽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為必神仙語。彼不知為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林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林外異數字耳。即外可知舉外一專言之。可以盡概其餘矣。右何子元餘冬序錄所記本一詩。而參錯不全。乃爾。然皆不如西溪叢語之實也。叢語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林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此件磐良翁詩。終南人父信本軍職。終文思副使。以蔭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作也。據此言之。蓋本良翁作。或題於酒樓。不知者以為仙詩。陶宗儀藍喬之說。蓋又因人題良翁作。誤以為仙。故又訛為藍喬。而又有飛升之說也。

宋何先異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不甚傳。因錄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是抄錄之誤。

石鼎聯句詩。明是退之脚手。蓋亦毛穎華華遺意。至軒轅切韓。彌明影愈。又其不必

言者近閱兩山墨談以某處有軒轅彌明廟為疑此極大可咲世間叢祠井社如石
即木居士之類前代毫無出處尚遍天下况彌明韓公有詩後人因立為廟復何所
疑都緣不解韓公詩體被其簸弄若真知詩人一見便當了然余因此知許由善卷
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笑昌黎用爾許心力作此詩千年後不遇識者幾被軒轅氏
奪去也

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極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
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誑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
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今特拈出為學詩之鑒黎
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句暗用柳毅而不
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之三昧不如不用為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若用
此妄生分別相則痴人前說夢也

太白逸詩二章見宋人詩話其詞瑰瑋跌宕即非真太白語亦非李亦張碧所能辦
今備錄於下方詩云人生燭上花火滅巧妍盡春風遠樹頭日與化工進只知雨露
貧不聞零落近昔我飛昇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朝霞縹緲下山村既死明月鬼無

復玻璃魂念此一脫灑長咲登崑崙醉着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曰朝披雲夢澤笠
釣青茫茫尋流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燒奧義不可
量金刃割青紫靈文爛煌煌。燕服十二環。奄有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
善變化。化作梅花粧。贈我纍纍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絡繹。繫作裾間璫。揖予以疾
去。談咲聞餘香。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典寶東華李
真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近有人於江上遇得之云。卽太白也。又一五言
律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
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
夷堅志。紫姑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
星月樓前斂拜深。綉幕偷迴雙舞袖。綠窓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為相思
放却針。詩雖卑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野語。載女仙降箕賦三絕
句。其一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邊道韞家。燕子未歸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
二云。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三云。
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皆絕有風

味可觀。

野語又記一紫姑咏櫓詩云。寒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咏筆七言律云。糸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穎縛共圓。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椽。牕下玉蟾涵夜月。几間雪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二作皆奇警有意。非漫然酬應者。後一詩戴楊用修集中。

鬼詩極有佳者。余嘗遍蒐諸小說彙為一集。不下數百篇。時用以資談噱。聊撮其尤。四言如玉盃金缸。願伴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綺編續紛。翠眉紅粧。王歡願盼。為王歌舞。願得君身。長無災苦。右劉諷所遇鬼仙詩。見玄怪錄。此篇自曹氏後。卽六朝諸名世集中罕覩。決非牛奇章輩所辨。第不知何代何人作也。又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又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壤。慶流無疆。皆去前作遠。

五言如孤墳臨清江。每覩白日晚。松影搖長風。蟾光落岩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為泉臺客。復此異鄉縣。願言叙疇昔。勿以棄疵賤。全

篇古意。又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又清遠道士。川光共澄徹。山影相凌亂。白雲翦欲歸。青松忽消半。此自是鬼語。謂仙者非。又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為隣。烈烈威名德。依依佇良賓。又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來。月色照彩服。皆佳。

五言絕。如星漢縱復斜。風霜淒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命嘯無人嘯。含嬌徒自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可惜花時節。依然獨自愁。無端兩行淚。長祇對花流。花前始相見。花下還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幽意鎖嬌艷。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卜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皆有六朝風。致宋落花詩。如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形容工絕。又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又紅樹耿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七言絕。如寒食家家盡禁烟。野棠風墮小花鈿。如今空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辭家歸未得。春風腸斷石頭城。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尺片時。惆悵深閨獨歸去。曉鶯啼斷綠楊枝。待燕黃昏曉未休。玉

階月色夜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咲倩傍人認繡裘。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臺坐
葛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
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絮。海燕來春却下
來。屋裏無人更飛去。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長時惟
對空山月。惟七言律多猥冗無足采者。

三句如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卷千條入。涼風起兮驪山空。長
生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記得開元中。意味無窮。絕可諷咏。又牀頭錦
衾斑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月間復間。夜長路遠山復山。三詩體格特新。然
真鬼語也。

品彙。故臺城妓一絕。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獨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
起隴頭寒。此首頗有大厯意。然是取將軍青衣作。非臺城妓也。妓詩云。宮中細草香
紅濕。宮內纖腰碧窗泣。唯有春來雙燕雛。猶傍朱簾玉鉤立。亦風味可人。又五原分
袂真胡越。燕圻鶯離芳草歇。年少烟花處處春。北印空恨清秋月。碧社紅蘅縹緲香
水絲。彈月夜清涼。峯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令九斷腸。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處

是 天青溪猶有當時月。曾照瓊花綻綺筵。

又慈恩寺女仙詩。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披山色翠黛橫。折得荷花
遠恨生。其二云。湖水團圓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移柄。有似佳期常
不定。二作俱工。後篇遂不減作者。第終不甚類人間語耳。又雙竹齋女子詩。晚雨廉
纖。梅子黃。曉雲卷。月雨侵廊。天陰把酒不成飲。識着無情更斷腸。其二云。舊時衣服
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何處問。祇餘古木記宣華。又太平廣記鬼詩。忽
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其二云。浦口
潮來初渺漫。湖心蕩漾采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再折看。又酉陽雜俎鬼
詩。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殞宮空對棠梨花。詩話摠
龜。鬼詩。惆悵金泥撲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恰似相逢李少君。又
西去長沙東上船。回頭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棠梨吐杜鵑。又江上梳
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看江上。遙指梳竿咲殺儂。俱奇詭足解頤。
律詩。諸小說罕載。亦難于佳者。樹萱錄記一女子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
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頗婉約可

觀然樹萱是宋人偽作。恐不足憑也。又王生西施挽歌云。西望吳王闕。雲書鳥篆牌。連江張蕙慢。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臺。春風何處到。悽恨不勝懷。此首亦類晚唐。而韵用鹿盧格。又桃源夫人題中秋月云。金吹掃天幕。無雲方瑩然。九秋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至川。瑤尊休惜醉。今夕正繚絲。靈源夫人同題云。高秋渾似水。萬里正圓明。玉兔步虛碧。冰輪碾太清。廣寒遊有路。桂子落無聲。此地無弦彈。棲鳥莫浪驚。咏二詩格調在五代間。又紫姑咏雨詩。簾卷滕王閣。盆翻白帝城。兩用雨事甚新。而奇。又一女子為鬼物所憑作金山詩二聯云。濤頭風滾雪山脚。石蟠虬亦佳。錢仲文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是榜起名在第六。今以為解首。非也。七言律聯。如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無全篇佳者。夢中作詩。多鬼物所憑。然有佳甚者。如任復夢入武照宮中詩。唐宮秦苑皆離黍。常遣詩人感倍增。落日牛羊歸已盡。朦朧初月上乾陵。其工不在唐人下。又堂殿無人御苑空。幽花盡日度春風。山鶯海燕依然在。時復飛來入舊宮。蓋五代人作也。許渾登崑崙山詩。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璫。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王安國遊靈芝殿詩。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抽毫不以人間世。長樂

鐘聲覺夢時。皆可觀。

又長安女兒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彎弓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還吳東下過蒲城。城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天風吹起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又焦仲先夢一婦人誦詩。吳王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又咏裾百疊漪漪水。總六銖冉冉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題履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蒸霞起。二作俱奇警也。見詩話總龜。

七修類稿載箕仙二絕。風露淒涼雨過天。宵疎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又有人以芭蕉置袖中。乞詩。賦云。袖裏深藏半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牕雨。欠滴蕭蕭一兩聲。殊可解頤。神靈當作神明。凡箕仙詩亡出韵者。或卽氏誤記也。又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歌未闋。金鈿零落馬嵬坡。又天冷山城二鼓敲。雲迷洞口路迢迢。玉窗童子燒松火。遲我鑿與下玉霄。又云。一人召仙。請作梅花詩。其遂書玉質亭亭清且幽。一句其人云。欲題紅者。卽續曰。著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却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鷄冠花云。雞冠本

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為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亦書首句。以其人欲題白雞冠而改也。今後詩率以為解大紳云。

齊東野語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其者大驚。知為淵聖降也。

餘冬序錄。載一方士降真賦詩贈喬太宰。稱李太白云。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去。勢壓天下羣山雄。冰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按此詩王長公野史考。詎謂方士謬作以欺喬公。且以為親見其人矣。則餘冬之誤可知。第詩亦跌宕可觀。因芟其語之近俗者而錄於此云。

餘冬序錄。又記玉山一道者還家詩云。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固有

熱先擎盞。柳為無寒漸脫絲。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綠繭竹籬煙。憑誰寄語仙源客。
洞口雲封信不傳。此詩亦國朝人所述。語雖纖瑣。頗有風致。又方士贈喬太宰詩。楊
用修亦稱之。并大賞其書法云。

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橋里漁村半。烟草數今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
不老。雨中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宮歸去也。林
屋洞門無鎖。認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右宋人林外題垂虹亭詞。
當時皆謂神仙。惟高宗讀之。知為閩中人作。訪之。果外所題。則前詩非外明甚。蓋因
事相近而訛也。

野語又云。眾士人為七夕之飲。有僧法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酒邊一士致仙扣
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士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復請韵。士指辨
云。以八煞為韵。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
隱鵲橋伊軋。尤雲瑞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
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錄之。

楊用修詞品。記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云。深願弘慈無縫罅。來時走入眾生界。窈窕

丰姿都没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清冷露濕金襴壞。黃裙不把珠環蓋。特地撒
來呈控怪。索人愛。還盡幾多菩薩債。據此則宋元間觀音像亦有作婦人者。然是變
相。未必如近時稱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魚籃觀音。蓋前代已有此像矣。

唐妓女歌曲酒樓。恍惚與今俗類。薛用弱所記王昌齡之渙。高適豪飲事。詞人或間
用之。考其故實。極可哂適。五十始作詩。藉令酣燕狹斜。必當年少。何緣得以詩句與
二王決賭。一也。又令適學詩後。則是時龍標業為閩丘曉害。無緣復與高狎。二也。樂
天鄭臚墓志。第言昌齡之渙。更倡迭和。絕不及高。高集亦無與之渙詩。三也。舉此一
端。卽他悉証。妄可見。往嘗讀薛記。夢輪袍竊謂右丞不至是天幸。得此逗漏。為千載
詞場雪冤。不覺浮三大白自快。恨不呼右丞慶之。

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按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
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
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尚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

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温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
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按大中卽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君喜歌之。余屢疑近飛卿。

至是釋然自信具隻眼也。

今世俗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出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說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一變而為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於盡廢。僅教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記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頗得其概。漫識于後。好事雅流。或亡譏焉。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宦者傅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傳粉墨。椎髻胡舞。誦俳優小說。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粧束因可概見。而後世所謂副淨等色。有自來矣。唐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粧束不可深考。樂府雜錄。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參軍。卽後世副淨也。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三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卽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傅粉墨稱李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此搬演。多是雜劇短套。非必如近日戲文也。

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

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度稍見淨旦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黎園。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衆樂。亡暇雜陳。亦古今一大變革。人不深考耳。

凡傳奇以戲文為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增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說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皆以謬悠其事也。繇勝國而迄國初。一轍也。近為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與丑蓋丑即副淨外即副末也

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為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淨。即古之泰軍也。一曰副末。又名蒼鶻。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見陶氏輟耕錄。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且有數色。所謂裝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

淨丑為之。而元時名妓咸以此取稱。又妓李嬌兒為溫柔旦。張奔兒為風流旦。蓋勝國雜劇裝旦多婦人為之也。

宋世雜劇名號。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雜劇。多用妓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億之。所謂戲頭。即生也。引戲。即末也。副末。即外也。副淨。裝旦。即與今淨旦同。蓋雜劇即傳奇具體。但短局未舒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調笑。如唐弄參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關也。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為戲者。着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有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撞跳丸。吐火吞刀。旋繫筋斗。悉屬此部。又教坊記云。踏搖娘者。北齊有人姓蘇。飽鼻實不仕。而自號為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為笑樂。今則婦人為之。按此二事絕類。豈本一事耶。然雜錄又有踏搖娘等。不可深曉。觀

此唐世所謂優伶雜劇。粧服節套。大畧可見。宋之雜劇。蓋亦若斯。元院本。但有詞無曲。故詞第屬之歌人。此類以供戲弄而已。至元人曲調大興。凡諸雜劇。皆名曲寓焉。而教坊名妓。亦多習之。清歌妙舞。悉隸是中。唐宋諸詞。殆於盡廢。又一變而瞻緜。遂為南之戲文。而唐宋所謂雜劇。至元而流為院本。今教坊尚遺習。僅足一笑云。楊用修云。漢郊祀志。優人為假飾妓女。蓋後世裝旦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為。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元雜劇。未即戲文中生也。考鄭德輝倩女關。漢卿竇娥。皆以末為生。此外又有冲末。蓋即今之外耳。然則青樓集所稱末。况即生無疑。今西廂記。以張珙為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關氏所撰諸雜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例矣。青樓集又有駕頭。恐即引戲之稱。俟考。

世謂秀才為措大。元人以秀才為細酸。倩女離魂。首摺末扮細酸。為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今俗尚有此稱。

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夥。以雜劇為緋綠社。唱賺為過雲社。耍詞為同文社。清樂為清音社。小說為雄辯社。影戲為繪革社。撮弄為雲機社。吟咀為律華社。右八種皆駢

集一處也。然當時唱賺之外。又有吟叫。要詞之外。又有小說。不知何以別之。撮弄蓋元人院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說影戲社會尚有之。

勝國詞人。王實甫高則誠。聲價本出關鄭白馬下。而今世盛行元曲。僅西廂琵琶而已。西廂本元微之前人辯論甚核。獨蔡為牛壻絕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末引玉泉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雲不中第。牛蔚兄弟。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為展力。寘一第取。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為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踈。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給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直入。即出牛氏居常。翫好慎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為者。奴曰。夫人將到。令其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哭。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曰。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即僧孺。而鄧生登第再婚事。皆符合。姓氏少異耳。

余嘗笑中郎有三不幸。漢史垂成。陷身縲絏。一也。生止一女。復沒虜庭。二也。頭白齒

落制命凶渠。千年後橫遭風流案。証蟻日為里婦唾譏三也。聞者輒大噱不能已。
藝苑卮言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
偶閱說郭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
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
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証蟻賢者耶。按卮
言所引二姓悉合。高氏或據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適何人耳。僧孺二子曰蔚曰
繁。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徽。繁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繁者。恐說郭所載未必如廣記
之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而會真記。侯鯖錄尤詳。其為微之無疑。然則西廂
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思黯女。夫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
千載後得元人力。鬧熱百倍生前也。

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
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然其曲乃優人絃索
彈唱者。非搬演雜劇也。

董氏傳奇。稱崔氏孀婦。寓僧寺。河中兵亂。杜確弭之。張生紅娘等。于鶯傳悉合。獨鄭

恒不可曉。蓋崔後與張絕。再醮。無所謂中表爭相之說。乃微之自寓耳。然疑董所撰。或他有所本。一日偶閱唐雜說。柳叅軍傳。柳春日遊曲江。邂逅崔氏女。目成焉。崔母王姓。舅為執金吾。他日金吾訪崔母。欲令子娶崔女。女不樂。潛遺青衣。輕紅。往薦福寺僧院。達意于生。生喜。即納聘。私挈歸。金吾不知。以為子盜之。笞之數十。既崔母亡。柳夫婦來赴。金吾子見之。因訟於官。崔女卒歸王氏。按此不知與微之孰先。女皆崔姓。婢皆紅。皆期僧寺中。可笑。乃有如此。特王柳二姓差異。至鄭恒之爭。則斷出此事。附會無疑。崔女後事甚怪。不備錄。

倩女離魂事。亦出唐人小說。雖怪甚。然六朝所記此類甚多。鄭德輝雜劇尚傳。

董解元見輟耕錄。明謂金章宗時人。去元世較遠。決不能與馬鄭輩相及。而涵虛子記元詞手。乃有董解元等。豈別一人。或即金人。以其北詞之祖。故引之耶。惜其名字州里。皆不可得。且陶著書元末。已謂董曲雖傳。能習者少。則金元腔調。亦自迥不侔矣。

王實甫關漢卿。大概同時。第不詳元何帝代。要皆世祖時人。陶氏輟耕錄云。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云。擗破莊周。

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說殺尋芳。蜜酒輕輕的飛動。
賣花人。掃過橋東。由是名益著。同時關漢卿。亦高才風流人。王嘗以讖語加之。關極
意酬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唁。詢其由。眾對此玉筋
也。關曰。是噪耳。何玉筋為。眾大笑曰。若被王和卿輕薄半世。死後方還得一簍。蓋凡
六畜勞傷。鼻中流膿。則謂之噪也。觀此。關之為人可見。王所賦詞亦佳。又以滑稽挑
達與關善。得非即所謂實甫者。以先關卒。故西廂記未成而關續之耶。此事理極易
推。惜無他據。

今玉實甫西廂記為傳奇冠。北人以並司馬子長。固可笑。不妨作詞曲中思王太白
也。關漢卿自有城南柳。緋衣夢。實娥冤諸雜劇。聲調絕與鄭恒問答語類。郵亭夢後
或當是其所補。雖字字本色。藻麗神俊。大不及王。然元世習尚頗殊。所推關下。即鄭
何元朗。亟稱第一。今倩女離魂四摺。大概與關出入。豈元人以此當行耶。要之公論
百年後定。若顧陸之畫耳。

元曲傳于今者。崔蔡二家外。散套間得三數佳篇。如王長公所稱暗想當年羅帕上。
把新詩寫。沉深逸宕。而字字本色。真妙絕古今矣。百歲光陰意勝。覺筋骨稍露。長空

萬里辭勝覺肌肉大豐。俱讓一籌也。

漢文唐詩宋詞元曲。雖愈趨愈下。要為各極其工。然勝國詩文絕不足言。而虞楊范揭輩。皆烜赫史書。至樂府絕出古今。如王關諸子亡論生平履歷。即字里若存若亡。故知詞曲游藝之末途。非不朽之前著也。涵虛子記元詞手百八十餘中。能旁及詩文者。賈雲石高則誠二三子耳。自餘馬致遠輩。樂府外他伎倆不展一籌。信天授有定也。

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故并沒之。同時盧摯處道亦東甌人。樂府聲價。政與高埒。而製作弗傳。世遂以盧為文士。而高為詞人。信有幸不幸也。元文士以詞名者。趙子昂賈雲石楊廉夫。皆浙東西人。元詞手與中原抗衡。惟越而已。

高詩律尚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采蓮曲等篇。雖格不甚超。要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傳。見輟耕錄。小詞若琵琶譜引。亦多近宋。蓋勝國才士涉學者。

近時左袒琵琶者。或至品王關上。余以琵琶雖極天工人巧。終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戶習。故易于動人。異時俗尚懸殊。戲劇一變。後世徒據紙上。以文義摸索之。不

幾于齊東下里乎。西廂雖饒本色。然才情逸發處。自是盧駱艷歌。溫韋麗句。恐將來永傳。竟在彼不在此。今董解元世幾不聞。而花間草堂。人口膾炙。是其驗也。

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教。少陵之作也。西廂本金元世習。而琵琶特劍規。無古無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籌也。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右見葉氏草木子。葉元未入。據此則傳奇始自永嘉人作之。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為今南曲首。二事極相類。大可笑也。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遂絕。豈是時琵琶尚未行世耶。王魁事當在宋初。今唐人小說載王魁事。說者以為宋人剿入之云。琵琶記。昆山有良壁詩。黃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未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也。按後漢書黨錮傳。黃允字子父。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昏見允。歎曰。得婿當如此。允聞而黜遣其妻。蓋黃姓非王允也。今本多誤刻。故錄之。汪司馬頗取此詩。謂西廂詩無一成語者。琵琶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姿古韻絕不通。又宋

弘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僅勝王關可耳。

王實父晚風寒峭詞。末句不想跳龍門。到來學騙馬。今俗說但以騙為盜竊之義。而實非也。程泰之演繁露所載甚明。實父盖用其意。今錄於後云。嘗見藥肆鬻脚藥者。榜曰騙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為匹轉。且曰躍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而適人為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塔騙。言蜀馬既已低小。而又臨塔為高。乃能躍上。始悟騙之為義。通典曰。武舉制土木馬于里間。間教人習騙。據此。則騙本非盜竊之義。與今俗說全不同。實父用之於詞者。緣張踰墻樓崔。故以騙馬對龍門。皆主跳躍之意。益見措意之工。程所引唐人譏武懿宗語。乃張元一所作。見孟啓本事詩。又東京夢華錄。載百戲中有騙馬等戲。字義悉與前同。乃知宋元間騙字音義如此。今率以為盜竊。舉世一辭。殊可笑也。

琵琶記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用高駢詩語。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發語曰。正是者。明謂引用古人也。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實本搜神記。非杜撰也。記稱永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為奴。主知其賢。與錢十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奴職。道逢一

婦人曰。願為君妻。遂與俱。至主家。曰。永雖小人。蒙君恩德。誓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何能。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為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織十日。而百疋具焉。據此。則永夫婦當在六代前。或晉或魏。不可知也。李德武妻裴氏。亦載隋史中。古今傳聞。訛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繇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邛。見執曹氏之文。撰為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贊其大節。遂至謔者紛紛。按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於明燭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啟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而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檣檣銀龜騎白馬。傳粉美人大旗下。以為即呂布美人。殊不知傳粉。自說呂貌。非姬妾也。陶穀秦弱蘭事。見宋士人供狀。當不誣。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其父榮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娃晚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

王仙客亦唐人小說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亡是類不可知。霍小玉事。據李益傳或有所本。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媵。皆兼氣俠。然實無一信者。衛公雖韓柱國甥。絕不聞處道相值。緣李百藥嘗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覩百藥。保體俊秀。因畀侍兒歸。豪異祕纂。遂嫁此事。衛公而虬鬚客之誕。又不必辯者也。紅線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考。甘澤謠未足憑據。紅綃尤謬悠。蓋以汾陽多伎樂。說為此談。又本紅拂。而昆侖則又附會虬鬚耳。第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他有其人。大都不必深辯。今諸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矣。章臺柳事或有之。

唐人初登第絕句云。楚潤相看別有情。注但以楚潤為妓之尤者。而不詳所出。按孫榮北里志。楚兒者。素為三曲之尤。晚以色衰嫁捕盜官郭鍛。以挑鄭光業。為郭曳篋數十。因貽鄭詩云。蛾眉常被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良可笑也。潤娘。字子美。王團兒女。少時聲譽籍籍。崔垂休狎之。題記於潤髀上。為同年某人見之。因戲贈一絕。慈恩塔上新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俱可資笑云。楊用修詞品云。甕天腔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辭于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

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胆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辭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按此即水滸詞。楊謂夔天。或別有據。第以江嘗入洛。則太賸賸也。

生在儒家偶太平。元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右李昇詩。元白同時人。近呂純陽傳。謂此洞賓作。非然。唐詩紀事亦不收此詩。因錄之。攷呂之顯迹。五代見于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于詩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裏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

蔭光錄云。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烟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馬湘秦望山詩云。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

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王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右馬自然七言律一首。自然晚唐人稱得道者。此詩句格崢嶸。尚有大歷前意。景聯。自然作者。仙家流未易辨。茲亦古今羽客第一首也。自然又有一絕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金林。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殊豪宕可喜。第與許碣詩頗相亂。碣亦晚唐。視相稍後云。

許碣。自稱高陽人。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游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洞。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題云。許碣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識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霄觴。末二句全與馬同。不知竟為誰作。

法眼咏牡丹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色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其格調雖不脫晚唐。居然一作家門戶也。先是嘗目為宗門游夏。蓋才而涉學者。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千峯頂上

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歸來始覺老僧間。千尺絲綸直下垂。一絲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孤猿叫落中峯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右數詩皆見詩話。世所傳誦讀傳燈諸錄。乃知俱禪流偈語也。

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有偈云。萬機休盡付癡憨。蹤迹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衫權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師一禪師馬氏子詩云。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分外青。

制置李公芾

公之忠義最烈。古未有之所聞。未及其詳。故未敢書。今虜亦祠祀之矣。舉家自殺。盡忠臣。面仰青天。哭斷聲。聽得北人歌裏唱。潭州城是鐵州城。

丞相李公庭芝

公受刑後。書吏夏澈冒險白於虜酋阿朮。丐公之屍。斂棺葬於揚州堡城司空廟後。人皆危之。澈亦義士也。

大駕迢迢已北行。淮南猶守九州城。只謀渡海南歸國。不意忘軀博得名。

察使姜公才

公至死罵賊不絕口。且劇口罵夏竦。李公庭芝為淮東制置。姜公為制置。府都撥發官。凡李公得堅守淮東。死為忠臣者。皆姜公之力也。

殺氣盤空白晝陰。始終不變似精金。直疑碧落三更月。來作將軍一片心。

都統王公 安節

節使王堅之子。在常州與賊戰。所部三百軍皆陷。公雙刀孤戰。殺賊不計數。賊嘗擲示十萬戶金牌與之。不受。口則罵。手則殺。以馬失利而死。虜賊咸稱其能死戰也。健兒三百陷胡塵。匹馬孤騰勇過人。至死執刀唯罵賊。自言不作兩朝臣。

隨駕內嬪某氏

隨駕北狩。內嬪某氏。虜酋屢欲犯之。以其吐語貞烈。竟不可得。乃書於裙帶上曰。誓不辱國。誓不辱身。遂自經於虜館。死後為虜人分鬻其肉食之。

玉殿辭春陷馬塵。忍將羶穢汗貞身。能行男子難行事。羞殺朝中投閣人。

秋歌

涼風捲地吹秋來。秋之為氣何清哉。紫簫露華浴萬宇。暑神欲駐難衰回。今年舍我去者二百二十有五日。今日之後誰使來。日來相催琥珀滿卮。發越清竒。萬物脆而

易化五宮靈而多知。一世之間。幾千萬人。一人之心。幾千萬變。碎裂神氣。紛云為液。槁矣而告憊。翻然而相辭。適之變化。不知其誰。氣母一丸。空虛跳躍。金浮木沉。老怪消鑠。我之變化。亦不知誰。蒼蒼茫茫。萬萬古。玄曠炯曄。夜不聾。醉中喚秋。與秋語。秋辭凄脆。咽不吐。忽欲騎鯨。汗漫遊海。載飛出白玉鼓。

春語

去年秋日作秋語。今年春日奈春何。往春疊疊萬古。來春冥冥春更多。青皇旌旆開天衢。二八二十四頭蒼龍車。大開東方宮殿坐。八荒之內交相賀。紅紫茸茸爛如纈。回首柳花撲晴雪。造物弄人祇片時。弄死世人不知我。我心清冷湛無邊。流光瀕涸先天先。前身本在未鑄日月前。黃面瞿曇長耳老聃。乃吾無量劫後之孫。後身復現搗碎虛空後。當知所南先生為無量劫前之祖。人生精魄假合舞。幻妄紛如氣丸。起塵土。偶然而來。託為形。飄然而去。若無主。今日之今。霍霍詡詡。少焉矚之。已化為古。胡為墮影黃。泗浦獨坐。儵然看春雨。山蒼蒼。水茫茫。百歲劫劫太極長。我來濯形白雲鄉。大咲世上生顛狂。醉筆作歌字不訛。宛然蒼蛟老蜃勢相拏。

勵志二首

炎正遭中微。冠履紛倒置。四壁皆楚歌。獯鬻何凶熾。萬命墮荆棘。身與豺狼值。攢眼刺荼毒。地無隙可避。君子餓欲死。為時所唾詈。白晝行夢中。更相問憔悴。我誓茅茨下。有生痛自愧。寒燈弔老影。惻惻不遑寐。憂抑併填膺。反覆論此事。嗣君尚幼冲。厲階誰所致。權奸弄破國。珠玉亂走地。曾謂頃刻間。一蹶失神器。風沙犯天顏。生死一葉寄。勢去若瓦解。哀告不可譬。太廟樞胡馬。太學葉胡吏。殿閣奏秋涼。羣羣走魑魅。淒風吹宮花。春不肯明媚。哀笛破深愁。滿目新亭淚。我朝聖明君。一一皆善治。溷育三百年。豈無忠義士。我讀我父書。頗曾識大義。無以死恐我。死亦心不二。殘生蓄膽礫。氣怒頻裂背。或時坐如死。突眼喋相視。先生澤未泯。中興斷可冀。仰呼額不平。挺身憶大志。四方皆風動。德化仍漸被。春秋生殺權。華夷有定位。後有董狐筆。當嚴於載記。爰以明人倫。永使勿顛墜。

其二

大哉天地經。森然不可踰。聖人治天下。綱常安厥居。誰謂遭大變。干戈血模糊。天地忽破碎。虎狼穴吾廬。毒氣孽萬物。草木俱焦枯。我為國之臣。於義當捐軀。受死不用痛。國家終何如。念此迫我心。萬劍裂肌膚。骨腐尚叩寃。且為國家圖。鬼神

果有知聞之亦赦赦

追獎并序

毛惜惜高郵軍妓也。理宗朝榮全據高郵城叛。召惜惜佐酒。惜惜怒叱之曰。汝本趙官家健兒。何敢反耶。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榮全以刃裂其口。立命斃之。罵至死不絕聲。嗟夫。今之男子。挺挺讀書。學為君子者。反蕩然掃地矣。不知此婦人既失身汙賤。果何所學。何所見。而臻於是。吾豪傑士也。崢嶸之氣。不為世變消鑠。此國家仁義涵養之所致。其取負國家乎。聞此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待文王而興可也。扼腕時艱。追憶惜惜之事。今實不易得。故賦以美之。

續洗兵馬

遭時不祥。厄陽九。垢面蓬鬢。喪家狗。四夷交侵。小雅廢。率其子弟。攻父母。封豕長蛇。巨人域。天子下殿。跌足走。凝碧池頭。樂最愁。連昌宮裏。花亦醜。三精霧塞。黑瞳腫。天破地裂。一無有。誰張弓矢。救日月。仰泣旻天。大號吼。賢者不入。勝母里。義士耻飲。盜泉水。丈夫立身。乃大事。一失此足。死亦耻。當知孔明。耒耜輩。歸然三代。古君子。呂尚磻溪釣文王。乃是漢唐人才。爾到今大壞。不可救。鷓鴣巢破鏡。咀唇齒。高堂雙眼。視天

下黔首渾敦狀如鬼龍堆大漠鳥獸夷舌捲音響蠻侏離不類人形舞百怪錯亂天命災羣黎營州羯狗猪龍形詎能篡有唐丕基太子即位靈武日天開萬仞磨崖碑載定尊卑真鬻極一新正朔授人時漸破日出月沒處梯航臣妾拜京師黃旗紫蓋東南興大火王氣浮晴春勿欺一成一旅微少康猶能作之君班超已著王命論陳嬰王陵毋生心絳衣大冠敵勇敢今日豈無劉將軍田野豪傑久延頸一呼而動雲來奔我當率之效馳驅整頓乾坤明大倫舊邦新命光前王逆俗汙染咸惟新

弔揚州瓊花并序

揚州瓊花天下惟一本后土夫人司之花之盛衰淮境豐歉係焉南渡前經兵火此花亦死今遭大故丙子歲維揚陷丁丑歲此花又死孰謂草木無知乎上天福正統厭夷狄於茲見矣

南土新飛劫火灰瓊仙戀國暗驚猜定應攝向天宮極不忍陷於胡地開花死青春禽鳥哭城埋黑氣鬼神哀一朝枯枿變高樹博得歡聲沸似雷

二唁詩

丞相陳公

德祐一年二月。平章賈似道出師敗績。丞相陳公宜中當國。又以京庠上書議之。抗疏而遁。大皇屢降詔趣入。至九月始歸朝。德祐二年正月。賊逼行在。陳公力請三宮不肯遷駕。遂與張侯世傑、劉侯師勇奉二王迤邐南海。公嘗夢二日相鬪。其一墮地不見。其一墮入袖中。喜得奇兆。數數以耐字死論諸文武百揆。後勢不能統制。張侯又疑恐左右所賣。托失風奔占城。俄而占城亦降於韃。占城遣百二十人兵卒服事之。寓監絆意。又遁而奔闍婆國。嘗遣使賣香一器。遣張侯約以挾外國兵來合。公未至。張侯已敗。棄崖山。莫知所之。先是景炎二年丁丑歲。公以泉州糖鬻貯空名省札數千道。遣戴恩偽作糖商販糖來吳。密諭使臣呂大升。徧誘浙西數州。平日有戀國之心者。皆旋填名補官。呂大升用心布置有法。遠近皆孚。期以戊寅歲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掩其不備。一舉得吳。有姚其姓者。以謀軍器于其主高氏。高乃告于賊酋拜都。至正月二十四。果有領兵來者。以賊有備。俱陷賊手。自正月二十三早闔城閉門。汲甕俱絕。一聞人聲。賊即擒而殺之。又議舉屠城。幸而免。越七日。至二月初一。午後始許開門。予家寓于吳。身親此苦。後呂大升等俱受極刑。公令呂大升與諸郡響應。乃夾攻之。亦為良策。彼高其姓者。身本南人。反以告賊。陷誤大事。生靈受禍不

已高之彌天逆惡。可勝誅哉。且聞公至海南諸國。有讓王位與之者。公亦不受。公始五十二歲。事業宜止於此。或傳在真臘之間。併集外國兵來。微臣昂首望東望南。一旦從天而下。盡復藝祖高宗坑土。甯不快哉。

相國生東甌。應識海壇沙。早觀上國光。辟雍飛聲華。叫雲罵姦權。遠竄走天涯。十年登要津。文彩絢晴霞。中台勢將圯。大拜宣黃麻。國步正孔棘。盲塗相牽拏。鬼盜殺機弄。平陸開龍蛇。黔首心不正。居然中陰邪。蛛絲網黃屋。六宮妃嬪髮。公奉二王奔。脫命毫髮差。滌膽酌上帝。哭斷口大呀。南邦血糊地。春深草不芽。鬼氣射死樹。腥妖幻毒花。萬痛集如蠶。百怪鳴如蛙。蝕盡朱垠天。國寄海上槎。始知上色玉。潔白渾無瑕。垢衣懸相印。獨御指南車。江寒凍不死。微微命一窻。乃圭返魂丹。陽和匝邇生。擒左賢王。剗腹鹽為貳。却視舊朝士。一一誰忠嘉。萬古虛空中。一偽不可加。僕我王師來。動地騰喧譁。雷霆破惡逆。四海仍一家。

少保張公世傑

陳丞相遵海而南。懼為人挾。以授賊。先托失風。奔占城。少保張公擁廣王。即位于海外。改祥興。一年己卯歲也。正月賊酋烏馬兒兵犯崖山。我軍與之轉戰。兩自至。

二月初六。我軍不幸而敗。所餘五百餘。巨艘賊軍四向圍布。期必得祥興皇帝。賴張公不肯叛。勢在必死。忽天上黑氣化為龍。見蜿蜒于空中。賊軍爭覩。為大異。張侯奉祥興皇帝。俄來機死戰。出賊重圍矣。所存惟十九隻巨艘。賊望洋追之。數日竟不得。先賊首張九萬戶。數數密說之。叛公泣而言曰。我嗣君置之何地耶。三軍亦不肯。我惟有死耳。數與賊戰。雖伶仃海島。而氣實不餒。非獨忠臣。亦為良將。累遷上秩。此不詳知。故不書。獨聞曾除少保。其裨將周文英降賊。謂公已死。乃偽說邀功。實未死也。公始來勤王。國人俱疑之。誠誤矣。陳丞相張少保。伶仃大海中。人豈不能脅取以授賊。二公忠烈動天地。有德感人心。所以無萌是念者。今俱莫定其所在。昔太平盛時。不得拜二公於馬前。一識雲臺之像。深以為惜。但人心未改。天命豈終窮耶。予曰。俟之。予曰。俟之。

將軍本北人。歸順年已久。擢身將校中。腰綰中國綬。身潤白玉潔。面掣黑鐵醜。剛勇有武功。功出眾人右。一朝天柱折。當盡豐其部。陰陽反鐵炭。梧捲賊杞柳。公卿文章士。盡醉馬乳酒。未聞天地間。生死反噬狗。幸有張將軍。強哉氣赳赳。生死不携異。寧受奸宄狙。平生鐵石腸。明白照九有。焚燬赤伏符。百拜懸右肘。謀畫入微茫。儼目拇。

撐口。死戰拓山開。高擎日月走。剖心餒龍。淋漓滴血。雙手聖火。壽絲絲。凡水馬能漫。瞬目出死關。命在事非偶。張巡埋骨地。頑石變瓊玖。白光射天門。璀璨奪星斗。英氣磨不壞。生公踵其後。播蕩大海外。若子死戀母。屈指我世祖。建武又乙酉。惡獸腦百裂。始識獅子吼。天風吹新雨。濁劫淨無垢。

哀劉將軍并序 八月

德祐一年十月。虜復攻常州。時步帥劉公

師勇

守之。常州素無城壁。外濠如市。河

僅恃排梁木一重而已。先屢與之戰。皆勝。至十一月。元虜大勢合圍。月餘。其回回砲甚猛。於常砲用之。打入城寺觀樓閣。盡為之碎。廿一廿二間。直攻西門。敵之不去。四門殺入。一城盡死。劉侯倉卒間。衣胡衣。笠胡笠。同十餘人騎馬。以通事者給賊。盜走至平江。僅餘四五騎。徑朝行在。隨二王南奔。死于南中。韃賊因常州難攻。深疑平江有備。及得之。曰。平江鐵城。紙人。常州紙城。鐵人。以此可見劉侯勞苦矣。浙右之至今。皆口稱劉侯之事。痛其不壽。不得盡其所長。惜哉。故作詩哀之。

萬重圍裏脫兵氛。匹馬勤王志不分。既抱忠貞警敵國。莫於成敗議將軍。身前名照江南月。地下心銜塞北雲。為痛英雄併消沒。託詩為史筆傳聞。

元韃攻日本敗北歌 并序

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東。先朝嘗入貢許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元賊聞其富庶。怒倭主不來臣。竭此土民力。辨舟艦往攻焉。欲空其國。所有而歸。辛巳六月半。元賊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隻。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築土城。駐兵對壘。晦日大風雨作。電大如拳。船為大浪掀播。沉壞。韃君半沒於海。船僅回四百餘隻。二十萬人。在白骨山上。無船渡歸。為倭人盡勦。山上素無人居。唯多巨蛇。相傳唐東征。軍士咸隕命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枯體山。元賊又一道自高麗往攻。倭敗尤甚。虜酋敗歸。幾遭虜主所殺。並罰陪金銀鈔物。咸窘且怒。虜主又謀復舉攻之。耽羅國方八百里。航倭甚近。韃已奪據其國。運糧調兵于彼。為餉。眾窺倭之地。倭有五十六州。倭兵悉聚太宰府。倭圖載甚詳。倭人狠不懼死。十人遇百人亦戰。不勝俱死。不戰死歸。亦為倭主所殺。倭婦甚烈。不可犯。幼歲取犀角。刻小珠種額上。善水不溺。倭刀極利。地高險難入。可為戰守計。且今漳州陳弔眼據漳。已久。地通諸山洞山寨八十餘所。據險相維。內可出。外不可入。以一當百。勦韃難算。意欲攻出。未能。年號昌泰。未知擁誰為主。元賊力攻漳。不可得。又韃攻倭。倭攻韃。卒

未已。火德一脉終如何。諸處仗義出者咸有之。然恐藉大宋之名。鼓舞人心。實私為一己之謀。圖集事功。此微臣朝夕不已于懷者也。我朝列聖無失德。大宋有道之長。當聚然復興矣。公孫述隗囂輩。燬火也。竇敵漢日之大明乎。我又夢蘇武與語頗奇。遂歌之。

東方九夷倭一爾。海水截界自區宇。地形廣長數千里。風俗好佛頗富庶。土產甚夥并產馬。舶來中國通商旅。徐福廟前春月寒。猶怨舊時嬴政苦。厥今犬羊貪猶熾。瞳目東望心如虎。驅兵駕海氣吞空。勢力雖強天弗與。鬼吹黑潮播海翻。電大於拳密於雨。七千巨艦百萬兵。老龍怒取歸水府。犬羊發怒與天敵。又謀竭力必於取。已創江南民髓乾。又行併戶抽丁語。凶黠燒眼口竟啞。志士悶悶病如蠱。雖傳漳州氣鼓威。又聞襄陽已大舉。割據固足稍伸氣。律以大義竟何補。縱遇聖明過堯舜。畢竟不是親父母。千語萬語只一語。還我大宋舊疆土。曾夢蘇武開笑口。云牧羶羊今盡乳。仗節還漢欣然鬚髮盡白心如故。一念精烈無不通。天地為賓我為主。高懸白眼混沌前。那肯以命落塵土。側身鼓掌一咲時。萬古萬古萬萬古。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幹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祇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莊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霓。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陰之訃矣。紫微蓋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有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為不及。既而復過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亦紆徐有味云。阮所行詩號義豐集。刻江津。其出於藍者蓋鮮。校官馮椅為之序。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為饗幕庾吏。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數原王安世。遇英伯邁。皆寫足。邦暇日相與大奇。弔古多見於詩。一郡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

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閒來游。木葉漸脫人間秋。關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為謫仙。一朝放迹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以初為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嗚。余為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

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齎謁。刺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准事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啟。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

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于席側。稼軒因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為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夢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子痼。乃咏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

鄭廣文武詩

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颯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徵南溟。延祥隸帥間。廣旦望趨府。羣寮以其故所為。徧賓次。無與立談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僚偶語風簷。或及詩句。廣矍然起于坐。曰。鄭廣粗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眾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

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滿坐慚噤。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士大夫。媿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為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王盧溪作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鑾宮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暖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蜚來東向鳴。人間畫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溪與之雖非可倫。擬者第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為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做之。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雋放豪

逸如其為人。余得其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蠻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豪傑將班白，功名小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霄霆。何處難忘酒，姦邪大陸梁。腐儒空有鄙，好漢摠無張。曹趙扶開寶，王徐賣堵康。此時無一盞，淚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聊置奮，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石欄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歲月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景文宅文極之多，自號雪齋集。大略似是。余又讀王荆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篇特典重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皋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真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喑鳴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閒雅不侔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大小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曾為知閣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為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沮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為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甲，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

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為韓侍燕者。皆縮頭匿笑。余憶慶元己未歲。如中都。道徽之祁門。夜憩客邸。見壁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辭曰。寒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蹟尚新。但云霍氏之禍。萌於駉乘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駉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邪。

金陵無名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為何人也。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頭蛇愁。八疊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紫。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其聲令不傳。余自荆

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鮮。瓊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王荆公

王荆公相熙甯。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為遭遇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不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諸老力爭。紛紜之議。殆遍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廢老成。務汲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于元豐。上已漸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十年。其後元祐羣賢迭起。不推原道。弓之本意。急於民瘼。無復周昉激成黨錮之禍。可為太息。余嘗侍樓宣獻。及此宣獻。

誦荆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絕句曰。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意。祇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啟視之。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救溝中之瘠矣。况小人合勢。如章曾蔡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宣獻听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冢之議。同文之獄。以若人而居位。豈不如所臆度。荆公初心。於是孤矣。

味諫軒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時蓋徽祖始登極。國論稍還。是以有此句云。

淮陰廟

楚州淮陰。夾漈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為荒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為楚王信廟。函維纜登焉。堂無傾欹。幾不庇風雨。兩傍皆過客詩句。楹楣戶牖。題染無餘。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楊誠

齋二詩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鴻溝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鍾。古來犬豕愁無益。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倫儼抑揚。徧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為宣成。余按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下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同。疑亦傳複。虜既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范碑詩跋

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為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許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携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歎若著滿秩持

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鑄為四明制屬携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為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萊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斤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深相親。良不容處城闔。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携紙句奇畫。引筆行墨生烟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曾啓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况其真。輟君清俸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攻媿。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錄里士俞惠叔。嗜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犀雜擅天綱。手驅名流入鈞黨。屯雲蔽日日光無。卯金神器春冰上。汝南節士居危邦。志刻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逮堯舜。死合夷齊俱首陽。千年興壞真暮旦。殷鑒詎應如許遠。安知後人哀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有神。蟬蛻顏揚端逼真。少摸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亦絕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時事駸駸建甯舊。胸蟠萬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千金不當醜。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人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爾切。須知許國

本精忠不幸為滂甘伏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籍碑。二詩明白痛快。足以弔此老於九垓之期矣。

武夷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常。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于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嘗具詆先烈人姓名。陳之乙覽。常列其間。然未有以罪也。會市肆有刊武夷先生集者。適常所為文。文肅之子紆適相國寺。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寧間上王荊公書。詆常平法者。紆以置几案間。不為意。文肅偶入費舍。見之。袖以入。明日遂奏榻前。且謂常元未嘗上此書。特沽流俗之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嘗作教子詩曰。詞賦切宜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也。

八陣圖詩

瞿唐滌滌天下至。嶮每春夏漲潦。砂磧巨石如屋者。皆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歸然歷千古。獨存識者謂其有神護。紹興中。蜀士有喻汝礪者。持憲節來治于夔。越口過郡。與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為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酒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捫郝先生獨謂不然。乃作

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之所由起。其詩曰：魚復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颺清泚。主元是劉夢得，載酒娛賓水光裏。酒闌放脚步沙磧，細石作行相靡迤。卧龍起佐赤龍子，天地風雲入鞭箠。蛇盤虎翼飛鳥翔，四正四奇公所壘。當時二十四萬師，開門闔門隨臂指。幾回嚇殺生仲達，往往宵遁常騎豕。海中仙人丈二履，相與往來迂玉趾。笑云此公大肚皮，龍拏虎擲堆胸胃。江頭風波幾劇蕩，斷岫奔峯俱披靡。陽侯鏖戰三峽怒，祇此細石吹不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幙中矻矻何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十年獨有老奇癩，見之斂袂三歎喟。頗知此法自元女，細與諸公剖根柢。君不見風后英謀儘奇詭，龕定蚩尤等蜂蟻。漢大將軍親閱試，四夷聞風皆穢氣。馬隆三千相角掎，西羌苴苴落牙齒。而公於此出新意，蓋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著雙手，建立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亦如此，堂堂孔明今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了不作一件事。却被獼猴坐御林，孰眎天王出居汜。既不能躡穿膝暴秦王，庭放聲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滿地淋漓流髓髓。羨它安晉温太真，壯宅霸越會稽蠡。八年嫪戀飽妻子，灑涕東風肉生髀。斑斑猶在杲卿髮，離離未落張巡齒。愛惜微軀欲安用，有臣如此難準擬。雖然愛國心尚在，左角右角頗諳委。二

廣二矩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紀。况迺東廂與洞當。復有青龍泊旬始。淫淫陳法有如許。智者含是愚者蔽。此圖昔人之芻狗。參以古法行以已。偏為前距狄笑之。制勝於茲亮其豈。爾朱十萬破百萬。第顧方略何如耳。嗟我去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玉宸。可憐阿任財女子。而我未刷和家耻。屬者買舟瀘川縣。扣船欲泛吳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艤。胡為於此久留滯。細雨打蓬愁不睡。剽聞逆雛犯淮泗。陛下自將誅陳豨。六師如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蜚墜。距黍直射六百步。虜刀蔽江一千里。哀哉獼猴太痴絕。垂死尚持虞帝七。那知光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爬洗。君不見陛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聞獻馘平江宮。坐使四海開春容。六駢還自江之東。先復舊京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風。奇癩眼腦醉冬烘。東向舞蹈壽迺翁。醉醒聊作竹枝辭。乞與欸乃歌巴童。喻三嶋人靖康初。為祠部外郎。偽楚之僭。集議秘省。簪弁恇懼。喻獨捫其髻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掛冠去。於是捫膝自號。有集十四卷。它詩文嶮怪挺絕。皆稱是。劉後溪光祖實序之焉。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

書北闕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教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未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於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戀於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李商嘗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翩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殞。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府官弔祭。真接武不相辨。揮之不開。踐踏成沅。其大者如扇。適月方散。揚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窗戶。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吹散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楊太真。小字玉環。故古今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李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開。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覩玉環。荆公詩云。瑤池森漫阿環家。又云。

當呼阿環垂與弄溟渤。則是以西王母為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耶。

袁年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既以才猷自結。上知。遂繇文昌躋宥府。寢寢乎柄用矣。適誕辰。客有詩為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欲強。刑鼎豈堪金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鼎指薛。蓋以金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既傳。史聞惡之。旋即斥出。

林外字豈鹿。泉南人。詞翰瀟爽。談諧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角巾羽氈。飄飄然神仙中人。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酒家保傾倒。使視其數。償酒直。即藏云。酒且盡。復出之一篋。傾倒如初。逮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盛傳某家酒肆有神仙至云。又嘗為垂虹亭詞。所謂飛梁過水者。倒題橋下。人傳為呂翁作。惟高廟識之曰。是必閩人林外也。不然。何得以鎖字協顏字。已而知其果

林外也。此詞已有幾載，茲不復書。南劍黥淡灘，湍險善覆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嘗戲題灘傍壁曰：千古傳名黥淡灘，十船過去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我何？雖一時戲語，頗亦有味。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為率性齊長。既又為時中長甚眇小，而好作為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躬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之劉乂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久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又私試舜闢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嬪，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眇乎小爾，亦皆叔躬之所為也。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穉龍稱究莫探錄。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作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嘗

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故翁又從而獎之云。我見魏徵殊無媚約。未
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目之。殊不知翁嘗自跋云。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
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可於鼻。味苦不可於口。故嘗屏之。未始為客一設。及來黔中。黔
人各掘苦筍。萌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初春則不食。惟梵道人食苦筍四寸餘。
日出土尺餘。味猶甘苦相半。以此觀之。涪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貴乎苦也。南康簡寂
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蔬食山間茶亦甘。况逢苦筍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
為森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茶苦者。果何說哉。又記涪翁在
戎州日。過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子予以
橄欖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
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為諫果也。

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詠圖卷。乃張子野圖。其父維平生詩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大
卿會六老於南園云。賢侯美化行南國。華髮欣欣奉宴娛。政蹟已聞同水蘊。恩輝遂
喜及桑榆。休言身外榮名好。但恐人間此會無。它日定知傳好事。丹青寧羨洛中圖。
其二庭鶴云。戩翼盤桓傍小庭。不無清夜夢烟汀。靜翹月色一團素。閒啄苔錢數點

青終日稻梁聊自足。滿前雞鶩被相形。已隨秋意歸詩筆。更與幽樓上畫屏。其三。蝴蝶花云。雪孕中間倍蕾齊。驟開尤覺繡工遲。品高多說瓊花似。曲妙誰將玉笛吹。散舞不休零晚樹。圓飛無定撼風枝。漆園如有須為夢。若在藍田種更宜。其四。孤帆云。江心雲破處。遙見去帆孤。浪濶疑升漢。風高若泛湖。依微過遠嶼。髣髴落荒蕪。莫問乘舟客。利名同一途。其五。宿清江小舍破損僅存一句云。菰葉青青綠苻齊。其六。歸燕云。社燕秋歸何處鄉。羣雛齊老稻青黃。猶能時暫棲庭樹。漸覺稀疎度苑牆。已任風庭下簾幕。却隨烟艇過瀟湘。前春認得安巢所。應免羞池樓別梁。其七。聞砧云。遙野空林砧杵聲。淺沙樓雁自相鳴。西風送響暝色靜。久客感秋愁思生。何處征人移塞帳。即時新月滿江城。不知今夜搗衣曲。欲寫秋閨多少情。其八。宿後陳莊云。臘凍初開茗水清。烟村去郭可吟行。灘頭斜日鳧鷖暖。枕上西風鼓角聲。一棹寒燈隨夜釣。滿犁膏雨赴春耕。誰言五福仍須惜。九十餘年樂太平。其九。送丁遜秀才赴舉云。鵬至天池衆莫隨。風雲高處約先飛。青袍錫宴出關近。帶取瓊林春色歸。其十。貧女云。荆簪掠鬢布裁衣。水鑑雖明亦懶窺。數畝秋禾滿家食。一機官帛幾梭絲。物應貴賈天應與。花有秋香春不知。多謝年來豪族女。摠教時樣畫蛾眉。孫覺辛未序之云。富貴

而壽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貧賤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者必遺於彼。故富處康強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藏而病憂顯榮而夭短也。贈尚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而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為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詠自娛浮游閭里上下於谿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之巧采繪之華而辭意自得倘得間驛往往與異時處士能詩者為輩蓋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祿養以終其身亦可謂富時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遺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詠則其自得而無怨懟之辭蕭然而有沉澹之思其亦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書都官郎中光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練素號十詠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既愛侍郎之壽都官之孝為之序而不辭都官字子野蓋其年八十有二云此事不詳於郡志而張維之名亦不顯故人少知者會直齋陳振孫貳卿方修吳興志討摭舊事見之大喜遂傳其圖且詳考顛末為之跋云慶曆六年吳興郡守尋宴六老于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生瑗教授湖學為序其事六人者工部侍郎即簡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

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餘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琰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爵于朝。劉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頌之父。吳大理丞知幾之父也。詩及序刻石園中園廢石亦不存。其字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余嘗攷之。卽簡杭人也。或嘗寓於湖。范說咸平三年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盛族。述與知幾皆有名跡可見。獨張維無所攷。近周叔明史君得古畫二幅。號十詠圖者。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卽南園宴集所賦。孫覺革老序之。其略云云。於是始知維為子野之父也。時熙寧五年歲在壬子。逆數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當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當馬守會六老之年。實慶厯丙辰。逆數而上九十一年。則周世宗顯德丙辰也。後四年宋興。自是日趨太平。極盛之世。及于熙寧元豐。再更甲子矣。子野於其間擢儒科。登膺仕。為時聞人。贈其父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風雅韻。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已可謂吾鄉衣冠之盛事矣。然世知固有子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慶厯丙戌後十八年。子野為十詠圖。當治平甲辰。又後八年。孫莘老為太守。為之作序。當熙寧壬子。又後一百七十七年。當淳祐己酉。其圖為好古博雅君子所得。會余方緝吳興人物志。見之如獲拱璧。因細考而詳錄之。庶幾不朽於世。其詩亦清麗閒雅。如灘

頭斜日。鳧鷖隊。枕上西風鼓角聲。又花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下山多寶寺。金其後影響不存矣。此圖之獲。豈不幸矣。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為作墓誌。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湖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也。且賦詩云。平生聞說張三影。十詠誰知有乃翁。逢世昇平百年久。與齡耆艾一家同。名賢叙述文章好。勝事流傳繪素工。遐想盛時生恨晚。恍如身在畫圖中。南園故址。在今南門內。牛存叟端明所居是也。其地向為章氏物。先君為經營得之。存叟大喜。亦嘗賦五絕句。其一云。買家喜傍水晶宮。近在南園故址中。我欲築臺名六老。追還慶曆太平風。余家又偶藏子野詩一帙。名安陸集。舊京本也。鄉守楊嗣翁見之。因取刻之郡齋。適二事皆出余家。似與子野父子有緣耳。

周平園嘗出使過池陽。太趙富文彥博招飲。籍中有曹盼者。潔白純靜。或病其訥而不穎。公為賦梅以見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斲凝就雨肥。霜追痴騃闈房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君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儂。酒酣。又出家姬小瓊。舞以侑歡。公又賦一闋云。秋夜垂簾客。星容到天孫。渚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理霓裳。

舞誰無悞幾年一過莫訝周郎顧范石湖嘗云朝士中姝麗有三傑謂韓無咎晁伯
知家姬及小瓊也禁中亦聞之異時有以此事中傷公者阜陵亦為一笑陸放翁在
蜀日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顛顛蓬窗底飛上
青天妬落花出蜀後每懷舊游多見之賦詠有云金鞦珠彈憶春游萬里橋東卷畫
樓夢倩晚風吹不斷書憑春雁寄無由鏡中顏髮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不篋有吳
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表馬清狂錦水濱最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投箭消
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
浮名孰是親又以此詩彙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表馬錦江濱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鶯
花海倚踈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
鳳樓曾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吳牋說與這回真箇閑人前輩流風雅韻
猶可想見也

降仙之事人多疑為持箕者狡獪以愚旁觀或宿構詩文託為仙語其實不然不過
能致鬼之能文者耳余外家諸舅喜為此戲往往所降多名士詩亦麗可讀至於書
體文勢亦各近似其一日元筮舅諸姬戲以紈扇求詩遂各題小詞于上仍寓姬之

名於內行草相間。有可觀者。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艸為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斷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友有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于杭泮者。或以鬼譏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覆雨更翻雲。或以功名為問。答云。朝經暮史無閑日。北履南鞭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益常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寂。小窓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屈曲闌干月半窺。藕花香淡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可喜也。友人姚天澤亦喜此詩。先君需清湘次。因至外塾。觀子弟捧箕。忽大書曰。詩贈周邦君云。謝公樓上春光好。五馬行春人未老。鬱孤臺上墨未乾。手捧詔書入黃道。先子為一笑。然莫知為何等語也。未幾易守臨汀。偶披郡志。則舊有謝公樓。所謂謝公樓上好美酒。三百青銅買一

斗者與前語適符。然鬱孤臺以後。語竟亦不驗。又宋慶之寓永嘉時。遇詔歲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釀飲。有僧法辯者在焉。辯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號為辯八煞。酒邊一士致僊。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恠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如何。復請韻。宋指辯云。以八煞為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伊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慢。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可喜。又聞李知父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程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其者皆悚然驚敬。知為淵聖在天之靈。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讀為之凄然。

外大父文章莊公。自少好雅潔。性滑稽。居一室。必汎掃。巧飾陳列。琴書親朋。或譏其齷齪無遠志。一日大書素屏曰。陳蕃不事一室。而欲掃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為矣。識者知不凡也。其後入太學。為集正。嘗置酒。揭饌單于爐亭。品目多異。其間有大鵬卵者。最奇。大如瓜片。切餽。餉大盤中。衆皆駭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窮詰之。其法乃以鳧彈數十。黃白各聚一器。先以黃入羊胞蒸熟。次復入大猪胞。以白入之。再蒸而成。嘗

迎駕于鸛橋。戲以書句為隱語云。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衆皆莫測。公笑云。乃此橋華表柱木鸛耳。其他善戲多類。此其後居兩制。登政地。有嘉林集百卷。間作小詞。極有思致。先妣能口誦數闋。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欄紅藥已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莫沉吟。身閑無箇事。且登臨。舊游何處不堪尋。無尋處。惟有少年心。今舊集已不復存。而外家凋謝殆盡。暇日追憶書之。以寄余凱風寒泉之思云。

余讀杜詩。偏勸腹腴。愧年少。喜其知味。坡詩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黃詩亦云。故園溪友膾腹腴。又云。飛雪堆盤膾腹腴。按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註腹下也。周禮疏。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引以證膾。膾亦腹腴。前漢九州膏腴師古註云。腹下肥曰腴。腴。

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陽處士如容見。不見仙方免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以為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庵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

季通特引此說。晦庵偶未之記耳。

咸淳癸酉夏。邊遽日間既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動。荆閩李庭芝。祥父。乞賈平章用張魏公趙忠簡故事。建督于京。賈則請親行邊。疏凡屢上。朝紳學士上書者無虛日。或欲留行。贊開督其後。遂置機速房。專行密院切急之事。且大開言路。以集眾思。於是言事獻策者。蓋紛然。漢嘉有布衣楊安守者。狂生也。自詭知兵。獻言于朝。遂送機速房看詳。都司許自書擬本房。知其狂妄。遂侮笑之。安守不勝其憤。遂上書痛詆自之短。且謂其操鄉音穢談。一時傳以為笑。會奉口有未局之變。京尹吳益區處失當。於是右史李班。因經筵直前論大尹草茅上疏。詆都司。時方語歲。賈公欲優學舍。以徵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俾京庠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閩入為京尹。益增賞格。雖未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試者紛然。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邈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算愜昏眠。取算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

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曉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與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嬾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晝字當作畫字。蓋夫惡其晝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土之語。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嘗者。啟顏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云晝寢當作畫寢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夫。

吳興莫汲子及始受世澤為銓試魁。既而解試省試廷對。皆居前列。一時名聲藉甚。後為學官。以語言獲罪。南遷石龍地並海。子及素負邁往之氣。暇日具大舟。招一時賓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將至北洋。海之尤大處也。舟人畏不敢進。子及大怒。脅之以

劍不得已從之。及至其處。四顧無際。須臾風起。浪涌舟掀。簌如桔槔。見三魚皆長十丈餘。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鮎狀。其二狀類尤異。衆皆戰栗不能出語。子及命大白連酌賦詩數絕。畧無懼意。興極乃返。其一絕云。一颿點破碧落界。八面展盡虛無天。柈樓長嘯海波涌。今夕何夕吾其仙。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後云。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諷。雖坡翁亦以句有美而無箴。故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魏始。媿燕臺。然史記止云為魏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為築金黃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為據。按新序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李白屢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掃黃金臺。燕昭王延郭隗。遂築黃金臺。掃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宴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揚眉結義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燕有黃金臺。遠致

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於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士人呼賢士臺。亦謂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臧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然皆無黃金。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之名。始見於此。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為昭王。而王隱以為燕丹。何也。余後見水經註云。固安縣有金臺。耆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云云。以此知王隱以為燕丹者。蓋始此也。

景定三年正月。詔以魏國公賈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廟。賈固辭。遂以集芳園及緡錢百萬賜之。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四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渺逶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為未也。則墜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煥館。華卉精妙。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嶺映帶。一水橫陳。各隨地勢。以構架焉。堂榭之有名。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巖。奇石倚繡。雜花挹露。海棠

玉蕪

瓊花

清勝

假山已上集舊物高宗御扁

西湖一曲奇勛

理宗御書

秋壑遂初容堂

度宗御書

初陽精舍

無夢

山之坳

曰無邊風月

見天地心

水之濱

曰琳琅步歸身

早通名

之曰後樂園

四世家廟則居第之左馬廟有記一時名士擬作有數十獨取卑舟楊公棟者刊之

石又以為未足則於第之左數百步瞰湖作別墅曰光漾閣春雨觀養樂堂嘉生堂

千頭木似

生意滿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養樂園其傍則廖羣玉之香月鄰在焉又於西

陵之外樹竹千挺架樓臨之曰秋水觀第一春梅塢剡船亭則通謂之水竹院落焉

後復葺南山水樂洞賜圓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

之宇諸亭據勝尊奇殆無遺策矣其後志之郡乘從而為之辭曰園園一也有藏歌

貯舞流連光景者有曠志怡神蜉蝣塵外者有澄想遐觀運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

者意使園園常興而無廢天下常治而無亂非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誰能嗚呼當

時為此語者亦安知俛仰之間處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陸務觀作南園記於平原

極盛之時尚能勉之以抑畏退休今賈氏當國十有六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况

敢幾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詩弔之者甚眾吳人湯益一詩頗為人所稱云檀板歌殘

陌上花過牆荆棘刺簷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

李輔敗屋春歸無主

燕廢池雨產在官蛙。木綿庵外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李彭老一絕云。淫房錦樹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悵舊時吹笛處。壞窗風雨剝青紅。

韓忠武王以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蕭灑。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丹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為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痴迷悞了賢。王生長兵間。初不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開禧用兵。金人元帥紇石烈子仁。領兵據濠梁。大書一詞於濠之倅廳壁間。詞名上平南。即上西平之調。云。薑鋒搖。螳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九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子仁蓋女真之能文者。

故敢肆言無憚如此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常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綠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目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為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夜元卿為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容囊索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庾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蕊為濫繫獄月餘蕊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鞠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况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和蕊答云身雖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于籍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蕊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丘霖商卿為憲因賀翔之際憐其病瘁

命之作詞自陳。善不構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受風塵。似被前緣悞。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夷堅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陸務觀初娶唐氏。閩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為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其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為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餼。翁悵然久之。為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泥紋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絲。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闌壁間。偶復一到而

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榭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舊感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塵泉下土。墨痕猶鏤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為汪之道宅云。

賈師憲淳祐己酉歲為湖廣總領。時方岳巨山知南康軍。一日總所綱運經從星江。押綱軍卒驕悍繹駭。市民橫遭其禍甚眾。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數輩斷治之。賈公聞之移文詰問。且追本軍都吏巨山於是就判公牒云：總領雖大湖廣之尊。南康雖微江東列郡。當職奉天子命。來牧是邦。初非總領之幕官。亦非湖廣之屬郡。軍無紀律。騷動吾民國。有常刑合從斷遣。此守臣職也。於都吏何與焉。牒報賈公得牒。不勝其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於是朝廷俾岳易即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書一詩以送之。曰：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到南康論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事有一時傳謠。而人競信之者。閱古之敗。眾惡皆歸焉。然其間率多浮誕之語。抑有乘時以醜名惡聲。以詆平日所不樂以甘心者。如犬吠邨莊等事是也。姑以四朝聞

見錄所載一事言之。謂蜀帥獻沈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園風閣下。今慶樂園即昔之南園也。所謂香山尚巍然立於關前。乃枯枿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盡信也。如此。余嘗戲賦絕句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碑閑卧草深深。南園關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沉。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詭。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語。坡翁為劉壯興作是是堂詩云。閒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子由禪呂惠卿章云。放麋違命也。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則至於殺君。山谷懷半山老人詩云。啜羹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巴西。其意蓋指惠卿也。二公豈相蹈襲者邪。其用事造語。若出一轍。而不以為嫌也。然韓非子所載放麋乃是西巴。恐一時偶誤耳。

廩先生吳老儒也。奔奔皆其子姪行也。記問該洽。九經註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藁為時嚮慕。然垂老連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仲孚名惟信。號菊潭。客吳能詩。善絕句。廩極稱之。以為不可及。一日遇諸塗。扣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懶。商畧平生到杜鵑。廩老至屈膝拜之。

曰子真謫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若此。陳蘭齋嘗語人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為博瞻。誤矣。

吳江三高亭。祠鵝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而議者以為子皮為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痴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深非之。後有戲作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祀。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犯衆心之惡。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魂。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謀臣。吳為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遂其謀。反疑其主。鄙君如鳥喙。累大夫種。以伏誅。自己曰。鵝夷。戴西施子而潛遁。又云。如蠡者。變姓名為陶朱。詭行蹤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况當此無邊勝境之上。豈應着不共戴天之讐。云云。鵝夷之見黜於吳。宜也。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鵝夷子皮。與賀季真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於是豈無意哉。夫貴于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黃

冠東歸。又使李林甫輩祖餞賦詩。子見其辱。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子陵之上。季真真張子同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觀表者知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書之。以為異世之戒云。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忌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趙遂分委以邊圉。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于丹陽。所居有亭沼。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我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

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為名焉。欲使繼吾學也。不幸先吾逝矣。今謁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相與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者。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歎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文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効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是為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談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為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言豈虛語哉？約亦吁嗟久之。雲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嘗為蔡公鄂州記室，夢一人告我曰：君後位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為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

雲謂約曰。可返矣。因相與歸。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載。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以事告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反。又一年而喬卒。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嘗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羣狼擁于道。不得歸。懼既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良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惟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為七言詩。頗稱於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胡氏子舉進士。善為詩。卒數年矣。

有梁環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環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大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綵。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環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於庭中。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僮玉山。往取酒。既至。環席遽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况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命題聯句。以詠秋物。步兵即首為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環曰。秋雲輕比絮。以諸葛長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為事。長史沉吟。又食頃。乃曰。

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咲曰。拙則拙矣。何太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為僻韻而帶
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歡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
人。鮮衣自門步入。咲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爾。與吾何事。
美人曰。安知不為衆人來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長史之酒。蕙娘起曰。願
歌鳳樓之曲。即歌之。清音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一曲。既終曰。山光
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中郎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
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
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環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
環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環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為詩哉。環因怒叱之。
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盤杯亦亡見矣。環自此被疾恍惚。往往夢
中。即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矣。

彭城劉溉者。貞元中為彭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將半。其縣丞竇
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寢。夢一吏導而西去。然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郭。入門
導吏亡去。生懼甚。即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劍指南曰。由此

之生道昇實始知身死。背汗而股慄。即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實生。挈其手而熟視之。乃是劉溉。曰。吾兄何自而來。實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實即活。寘途。事。溉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今安在。得無恙乎。實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將半歲矣。溉曰。子今去。為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遠不可逃。每念妻孥。若踵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將別。謂實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實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撞聲。極震響。因悸而寤。實即師楊慈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其事語諸人。

進士李員。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偃於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繼而遠。鏘然若韻金石之樂。如是久而不絕。俄又有歌者。其音極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員竊誌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一闋。員且驚且異。翊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員方獨處。及聞其聲。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詞。竟。員心知其為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數夕。亦復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頽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員驚而視。

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缶甚異。若翳其光。隱然有文。視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也。扣之則其韻極長。即命滌去塵土。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玉古磬銘也。員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

陳郡謝翱者。嘗舉進士。好為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纈彷彿。近乃雙鬟高髻。艷粧色甚姝麗。至翱所。因駐謂翱曰。即非見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即歸所居。翱不測。即迴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翱亦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帳帶。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翱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敢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翱相見。坐於西軒。謂翱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翱懼稍解。美人即命設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翱因問曰。女郎何為者。得不為他恠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翱曰。某家甚逸。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為七言詩。願見贈。翱悵然。因命筆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詩。

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為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請翹喜而請。美人求絳箋。翹視笥中。惟碧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闈却歸處。曉鷺腸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翹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帷帶命。燭登車。翹送至門。揮涕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物盡亡。見矣。翹異其事。因貯美人詩于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長望追感前事。又為詩曰。一紙華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焰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闈更有堪愁處。窗上蟲絲鏡上塵。既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車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即駐車使謂翹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翹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弘農。翹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往東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即褰車簾。謂翹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翹亦為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酌此一篇。翹即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武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為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翹謝之良久。

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翺雖知為恠。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儒林郎監察御史唐扶詩云。道林岳麓。仲興昆卓。掌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雲二千步。始見大屋開三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尺高帆掀。即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繁。從容一袖分。若有蕭瑟兩鬢。吾能髡。逢迎侯伯。輟覺青膜拜。佛像心加遵。稍揖皇英。顧濃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大樹悉楠桂。細碎枯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女來懸千尺幡。主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曦遲回。雖得上白舫。羈紲不敢言。綠尊兩祠物色採搭盡。壁間杜甫真少思。晚來光彩文騰射。筆鋒正健如可吞。

近時詩僧難得佳者。餘杭參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六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元祐中館職諸公賦韓幹馬詩。獨張文潛最高。勝云。頭如翔鸞。月頰光背如安。與鳧

臆方。心如不戴田舍郎。尚帶開元天子紅袍香。韓幹寫時國無事。天閑樹蔭春晝長。雙鬢執轡儼在傍。如瞻馳道黃屋張。北風揚塵燕賊狂。厩中萬馬驅范陽。天子乘騾蜀山險。滿川苜蓿為誰芳。

歐陽文忠公謫滁州。令幕中謝判官幽谷種花。謝請要束。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甯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自穎移維揚。作詩寄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千頃玻璃風。使歐公詩也。

王欽臣仲至。仁宗時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薦文藝。召試學士院。試罷詩云。翠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官簷日永揮毫罷。闌拂塵埃看畫墻。宿華岳觀詩云。凌空老樹雲垂葉。壓屋梨花雪照人。深愧地仙教俗客。慙慙留看華山春。又二年經此再題云。石壇流水共蒼苔。青竹林間一徑開。可惜梨花飛已盡。前年遊客始重來。

黃魯直讀太真外傳詩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莫同兒女曹。黃金粧劍佩。猛獸畫旌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賦。不著赭黃袍。

宋莒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廟時本朝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時作落花詩為時贈矣莒公詩云一夜東風拂苑牆歸來無處剩淒涼漢王佩冷臨江濕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癩髓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詩云墜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忘欲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微香可憐無意傳雙蝶盡委花心與蜜蜂

潁昌西湖辰江亭成公作詩云綠鴨東波已可憐更因雲竇注新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過空新樹便留烟使君直欲稱漁叟願賜閑州不記年

晁次膺薄遊南京嘗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樓上摠關心後過其家已與客飲復作詩曰去日玉刀封斷恨見來金斗熨愁眉黃昏飲散歌闌後懊恨水邊樓上時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圃時蒔花木以待遊子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人車中人下飯于庭邀書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家不出既見款甚將別出小碧牋書詩為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

枝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深邨無人作寒食。殞宮空對棠梨花。嘗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嫋隨風急。西樓美人春睡濃。綉簾斜卷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蘂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驛中所題詩。余以永感之人。讀之垂涕云。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雁自飛。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為誰歸。

鄭猶詠王子安。應試新亭二詩云。一簪華髮一林書。盡日新亭適意無。莫道長安天樣遠。長安自不厭江湖。又云。前年諫獵出長楊。乞得新亭作醉鄉。好把青衫送酒媪。從教人識御爐香。

余少從李慎言希古學。自言昔夢中至一官殿。有儀衛中數百妓拋球。人唱一詩。覺而記得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塔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綵球。又云。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颺繡球。金鑰玉蕭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

又云。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援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球處。不見燼爐舊日香。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馬善琵琶。常養一鸚鵡。甚慧。丞相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
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
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少游嘗作遊仙詞。坡稱之云。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霏雪散零。想見玉清真境上。
白虛光裏誦黃庭。又云。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闌干四角邊。風掃亂雲毫髮盡。獨留
璧月照人圓。又云。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子夜閑。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
在人間。又云。本是廬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山家十賚
文。余聞仙家十賚。猶人間九錫也。

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
詩云。李白當年謫夜郎。中原不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士悲歌淚兩行。又云。
晉公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矣。不知世有段文昌。

乃江都幾
子家作或

云張文
皆作

余崇寧中坐章疏入籍。為元祐黨人。後四年。牽復過陳。張文潛常希古皆在陳。居相

見慰勞之餘。答曰。靈輶子玉。最作解。昭君怨。殊有意思。能到入妙處。詞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文潛云。此貞先生所謂篤行而剛者也。

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叟。忠義人也。紹聖中。入元祐青籍為黨人。繫潭州。赦書中獨元祐人不赦。有宣赦詩云。擊鼓填街道。傳聲過水濱。國嚴三歲犯。恩洗萬方春。舟楫隨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少望歸人。

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又云。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皮慙。家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一說云。黃拱作。

少游題大年小景四首。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小平遠。還我舊登臨。又云。公子歌鍾裏。何曾識渺茫。唯應斗帳夢。曾入水雲鄉。又云。曉浦煙籠樹。晴江水拍空。煩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又云。島外雲峰晚。沙邊水樹明。想當揮酒就。侍女一時驚。

徐仲章嘗作愛愛歌云。吳越佳人古云好。破家亡國何勝道。昨夜閑觀愛愛歌。坐中歎息無如何。愛愛本是娼家女。金魂玉魄沈塵土。歌舞吳中第一人。綠鬢雙鬟纔十

五耳聞目見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危兮勵志深。半夜窗前淚如雨。假饒一
笑得千金。何如嫁作良人婦。桃李不為當路花。芙蓉開向秋風落。忽然一日逢張氏。
便約終身不相棄。山可磨兮海可枯。生唯一兮死唯二。有如檣櫓叢中木。忽然化作
瀟湘竹。又如黃鳥春風時。遷喬林兮出幽谷。文君走馬來成都。弄玉吹簫從幾曲。不
聞馬上琵琶聲。忽作山頭望夫哭。去年春風還滿房。昨夜明月還滿牀。行人一去不
復返。不念關山岐路長。前年猶惜縷金衣。今年不畫深胭脂。今年今日萬事已。鮫綃
翡翠春如泥。一女二夫兮妾之所羞。不求所事兮志將何求。蛾眉皓齒兮妾之所憂。
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嗚嗚草蟲。趨趨阜螽。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鴛鴦于飛兮畢之
羅之人間所恨兮何休。時深山人跡不到處。病鸞斂翼巢空枝。

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蓬。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試。貢父作主文。幕次中聞與顧子敦
誦渠昔自校書郎。出倅秦州作詩云。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月扁舟
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

魯直父名庶。字亞夫。最能詩。有恠石二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碧苔。鈞
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